

虚白斋尺牘校释

〔清〕李煦 著

〔清〕姜煌 辑

王伟波 校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虚白斋尺牋校释

〔清〕李煦 著

〔清〕姜煌 辑

王伟波 校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白斋尺牍校释 / (清)李煦著; (清)姜煌辑; 王伟波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325 - 6824 - 6

I. ①虚… II. ①李… ②姜… ③王… III. ①李煦
(1655~1729)—书信集 IV. ①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549 号

虚白斋尺牍校释

[清]李煦 著 [清]姜煌 辑

王伟波 校释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397,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824 - 6

I · 2670 定价: 7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前 言

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原籍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今昌邑市奎聚街道东隅村),隶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其父李士桢(1619~1695),字毅可,本姓姜,明崇祯十五年(1642)昌邑“壬午兵燹”被清军俘虏,过继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改姓李氏。清朝定鼎后,历官至江西、广东巡抚,是清初著名疆臣。^{〔1〕}康熙九年(1670),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674),授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康熙十七年(1678),补授广东韶州府知府。康熙二十一年(1682),调浙江宁波府知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返京任畅春园总管。由于他“卫直禁陞,扈从出入,积节不懈,办事敏干”^{〔2〕},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曹雪芹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卸任,前后整三十年。凭借与康熙帝的特殊关系,李煦与曹寅先后四次办理南巡接驾事宜^{〔3〕},并特命轮流担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简称“两淮巡盐御史”)这一重要职务。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煦因办理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加大理寺卿衔。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补完盐课亏欠”,加户部右侍郎衔,后以覃恩封光禄大夫。雍正元年(1723),因亏空公款三十八万两被革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因曾为雍正帝政敌胤禩购买苏州女子,定为“奸党”,发配打牲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北),雍正七年(1729),冻饿而死。

〔1〕 参见〔清〕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六《康熙朝督抚·中之下》杜臻《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中华书局,1993年。

〔2〕 〔清〕李果:《在亭丛稿》卷十一《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乾隆十年(1745)刻本。

〔3〕 李煦、曹寅曾办理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南巡接驾事宜。

李煦与曹寅身份特殊,不仅长期共事,且有“葭莩之谊”〔1〕。故李煦不但是研究康熙朝政治、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且“姑苏李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的新领域。但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2〕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3〕、《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4〕、《李煦获罪档案补遗》〔5〕等零星资料,除此之外,这一领域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因此,《虚白斋尺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李煦奏折》之后发现的最大一宗与李煦及其家族有直接关系的新资料,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虚白斋尺牍》的发现及基本情况

1. 《虚白斋尺牍》的发现

《虚白斋尺牍》是在李煦祖籍昌邑发现的。1996年,昌邑县北孟乡(今昌邑市北孟镇)池子村村民姜乃涛拆除祖屋,翻盖新房,于墙壁夹层得到一长条木盒,中有《李士桢暨配王氏影像》、《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李煦射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暨配韩氏詹氏影像》、《姜焯〔6〕暨配陈氏行乐图》各一轴,成达可抄本《虚白斋尺牍》两册,《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父士模〔7〕母黄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父士模母黄氏诰命》、《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诰命》、《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教谕

〔1〕曹寅之妻为李煦族叔李月桂三女。参见胡愚:《曹雪芹祖母李氏家世新考》,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期。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

〔3〕任世铎、张书才:《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高振田:《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5〕张书才:《李煦获罪档案补遗》,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辑。

〔6〕姜焯(1659~1744),士模长子,字曦陆。廪贡生,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广东琼州府感恩县知县加五级,敕授文林郎,升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诰授奉直大夫仍加九级。娶孙氏,敕赠孺人,诰赠宜人。继陈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

〔7〕姜士模(1629~1692),李煦五叔,字汇珍。附监生,考授州同知。敕赠文林郎、广东琼州府感恩县知县加五级,诰赠奉直大夫、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为人敦礼好善,乡党推服。娶陈氏,敕赠孺人,诰赠宜人。

姜培寅^{〔1〕}并妻孙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鏞^{〔2〕}祖父姜焯^{〔3〕}祖母宋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鏞父姜培中^{〔4〕}母陈氏继母李氏敕命》、《广东高州府化州知州姜培柱^{〔5〕}并妻黄氏继妻宁氏诰命》八件^{〔6〕}，尚有“姜泽永^{〔7〕}印”、“甦斋”印章两枚及《(四刻)昌邑姜氏族谱》^{〔8〕}一套。

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文物现世不久，随即流散。多年后，机缘眷顾，使我有幸访得部分照片和《虚白斋尺牍》的复印本。

经调查，姜乃涛之曾祖名煥成。结合《(六刻)昌邑姜氏族谱》^{〔9〕}所载，煥成之父名槓，始由王家扶宁村(今属卜庄镇)迁居池子村。王家扶宁姜氏始迁祖为李煦二堂弟姜焯，姜焯生培中，培中生鏞，鏞生泽永，槓即泽永次子。由此，以上文物的来源及递藏关系得以明了。

2. “虚白斋”考

“虚白斋”是李煦的斋号。《(康熙)鄞县志》^{〔10〕}卷首有李煦序文，尾署：“康熙岁在丁卯仲冬之吉，中宪大夫知宁波府事加二级东海莱嵩李煦撰。”后有阳文印章两方，分别为“李煦之印”、“虚白斋”。“康熙丁卯”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煦时年三十三岁。又，清人张大受《匠门书屋文集》有《题白斋出猎图》诗及《喜迁莺·题白斋出猎图》词各一首，词曰：

〔1〕 姜培寅(1677~1750)，焯长子，字敬夫。增贡生，任兖州府曲阜县教谕，改任陕西西安府临潼县县丞。为人笃厚谨恪，毫无矫饰，居官勤政廉洁，所至有声。娶孙氏，敕封孺人。

〔2〕 姜鏞(1721~1776)，培中次子，字鼎臣。乾隆癸酉科武举人，历任杭州二帮、苏州前帮千总，敕授武略郎。娶朱氏，敕封安人。

〔3〕 姜焯(1672~1738)，土槓次子，字睨陆。康熙戊寅拔贡，任莘县教谕。敕授修职郎，敕赠武略郎。娶宋氏，敕封孺人，敕赠安人。

〔4〕 姜培中(1698~1767)，焯三子，字允夫。郡庠生，敕封武略郎。娶陈氏，敕赠安人。继李氏，敕赠安人。

〔5〕 姜培柱(1721~1783)，焯八子，字直夫。贡生，州同知，借补河南荣泽县县丞，署内黄县知县，卓异，升广东化州知州，调万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娶黄氏，诰赠宜人。继宁氏，诰封宜人。

〔6〕 以上八件诰敕内容载四至六刻《昌邑姜氏族谱·卷首·诰敕》。

〔7〕 姜泽永(1752~1803)，鏞长子，字圣涯，号甦斋。郡廪生，乾隆己酉恩科举人，拣选知县。书法清刚，擅写兰竹。

〔8〕 [清]姜鏞主修：《(四刻)昌邑姜氏族谱》，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9〕 [清]姜成彩主修：《(六刻)昌邑姜氏族谱》，宣统元年(1909)刻本。

〔10〕 [清]汪源泽修，闻性道纂：《(康熙)鄞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朔风微雪。恰古塞秋深，木黄沙裂。戍角无声，烽烟息影，共喜太平时节。更爱风流儒雅，少日山东豪杰。三十载，宦浙东江左，马蹄如继。肠热。装束起，白羽琯弓，顾盼真雄绝。草际狐横，林间鸮落，万里据鞍磨礪。千载丹青何似，朝贤快活。但远念、寄一书，雁飞天末。〔1〕

李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广东韶州府知府调浙江宁波府知府，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苏州织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结合“三十载，宦浙东江左，马蹄如继”，则该词约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后。可见“虚白斋”这一斋号曾被李煦长期使用。

《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文选》嵇叔夜《养生论》注引此“虚室生白”，并引向秀注：“虚其心，则纯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老子《道德经》：“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以上当为“虚白斋”取义之所本。

3. 《虚白斋尺牍》的篇目编排及编、抄者

《虚白斋尺牍》原书二卷、两册，成达可抄本，每半页9行，行25字，署“陶村手辑”。成达可有序，尾署“时康熙五十六年岁在丁酉春王正月九日，会稽成达可谨识”，钐朱文“后山”、白文“成达可印”连珠印。上册为卷一，70页，原目：“卷一，书一百一十九，启二十九”，书、启分编，数量与实际相合。下册为卷二，87页，原目：“卷二，书一百六十五，启六，文二”。卷二书、启合编，文分编。经甄别，所谓“启六”，实有〔299〕《复谢赫督院》、〔304〕《复谢赵河院》、〔305〕《复谢杜提督》、〔306〕《复谢林学使》、〔307〕《贺赫督院母太夫人谕祭》5篇〔2〕，其他与原目相合。这样，《虚白斋尺牍》实际收录书284篇、启34篇、文2篇，共计320篇，约6.3万字。

本书的选编者为李煦堂弟姜煌，即《虚白斋尺牍》中所谓之“山东四弟”。成序：“《虚白斋尺牍》乃苏州尚衣使兼两淮漕政竹村李公之札也。公交友最广，心肠最热，平昔往来酬答甚富，其介弟陶村四先生每见书草，辄不忍释手……”；“陶村与竹村为同祖兄弟，以今观之，

〔1〕〔清〕张大受：《匠门书屋文集·词》，雍正八年(1730)顾治禄校刻本。

〔2〕原抄件〔183〕、〔184〕之间剪损半页，其内容当为所缺之启。

籍异满汉,姓分姜李”;“陶村嘱余录是稿,余因志其本末”。“介弟”是对他人之弟的敬称,所谓“四先生”当指陶村之排行。据《(二刻)昌邑姜氏族谱》^{〔1〕},李煦父李士桢兄弟五人,长兄士松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昌邑“壬午兵燹”中守城阵亡,三弟士楷、四弟士樾俱无嗣,五弟士模有子四人,分别为:焯、焯、熹、煌。可见“陶村”即姜煌别号。又,成达可《彭麓诗钞·七言古》^{〔2〕}有《题姜陶村观鱼图》诗一首:

陶村先生品绝殊,长长贵盛珍璠瑜。翩翩有侣九皋鹤,春风襟抱同舒徐。早岁明经富子史,东山潍水驰令誉。圣朝下诏求贤达,将骋五马扬隼旟。柳荫选石致足乐,碧溪澄澈还观鱼。

诗中提到“东山”、“潍水”,即山东昌邑县城东之东山、潍河。“东山晚照”、“潍水环清”自明代以来即被列为“昌邑八景”^{〔3〕}。此亦是“陶村”即姜煌别号的另一证据。《彭麓诗钞》还有涉及姜煌的《吴秋屏王璫亭茅桐村商绮墅玉行招同李客山祝镜客姜陶村李仲爽过城南宅看花》与《北发姜陶村贻我羊裘御寒感赋》两诗,其后一首云:“揖别即行役,依依念我寒。一裘轻脱赠,君似古人难。”可见姜煌与成达可交情颇深。

关于姜煌生平,《(三刻)昌邑姜氏族谱》有详细记载:

十二世:煌,士模四子,字旭陆。附监生,候补知府,任户部浙江司郎中,钦差监督通州太仓,改任刑部江南司掌印郎中,诰授奉直大夫。生于康熙丁巳年十二月二十四申时。娶黄氏,诰封宜人,生三子:培□、培谦、培诚。卒于乾隆壬午年二月二十四申时,享年八十五岁,合葬南店前穴,癸山丁向。^{〔4〕}

本书的抄录者成达可,字后山,号而行,浙江会稽人,诸生。工

〔1〕 [清]姜焯主修:《(二刻)昌邑姜氏族谱》,康熙六十年(1721)徐州刻本。

〔2〕 [清]成达可:《彭麓诗钞》,《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罗氏雪堂藏书遗珍》,全国图书馆微缩复制中心2001年据辽宁图书馆藏稿本影印。

〔3〕 [清]周来邵修,于始瞻纂:《(乾隆)昌邑县志》卷一《山川》、卷八《艺文》,乾隆七年(1742)刻本。

〔4〕 [清]姜誦主修:《(三刻)昌邑姜氏族谱》,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

诗,著有《彭麓诗钞》^{〔1〕}。他还是李煦幕宾沈樾元的姨表兄^{〔2〕},因之也成为李煦圈子中人。沈樾元《成后山照》一诗,对其才艺略有涉及,诗曰:“半云半树可踟躇,有道峨峨七尺余。慕杀阿兄真妙手,唐诗宋画晋人书。”^{〔3〕}

《彭麓诗钞》中直接涉及李煦的诗有《李嵯使邀同西美堂赏荷》、《嵯使李公邀同表弟携樽秦园即事四首之一》、《钱园牡丹盛开竹村主人雨中游赏偶赋》、《出京白斋寄诗送别余亦不及过晤步韵志怀》、《嵯使李公驻节瓜州李氏别业》、《白斋来广陵辱赠诗篇步韵志感》、《李使君邀同游焦山风阻》、《大理李公举第二子》共八首。除姜煌外,《彭麓诗钞》中可以确定的直接写给李煦亲族的诗作还有:《题李翰儒(李以塘)小影》、《题韩占五(韩梦魁)秋夜读书图》,《寄怀山东杜先生》一首则涉及李煦内兄韩亮。

4. 《虚白斋尺牍》涉及的时间

《虚白斋尺牍》收录的信札、书启等均不系写作年月,但经仔细考证,除少数错乱颠倒外(如卷一[111]—[119]),其总体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卷一书119篇,写作时间约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李煦第一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夕,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一月第七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后不久。附启29篇,有单发启与群发启两种,写作时间大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二月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二月。卷二,书、启按时间先后穿插排列,写作时间大致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二月。也就是说,该抄件涵盖的时间约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二月。结合成序的时间“康熙五十六年岁在丁酉春王正月九日”,可以断定《虚白斋尺牍》是在短时间内分两批仓促选抄而成的。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始,为清理南巡亏空,康熙帝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一重要职务,以十年为期。李煦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四十八年

〔1〕〔清〕李亨特总裁,平恕纂:《(乾隆)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卷之七十八《经籍志二·别集类》:“《彭麓诗钞》,会稽成达可撰,诸生。”

〔2〕《彭麓诗钞》卷首沈樾元《而行成大兄爱日诗编序》。

〔3〕〔清〕沈樾元:《柯亭吹竹集》,国家图书馆藏康熙间刻本。

(1709)、五十年(1711)担任此职。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死,其子曹颀继任江宁织造,李煦受命代理曹寅巡盐一年。之后又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五次巡盐。在十年轮视期满后,因两淮亏空未能完补,康熙帝命李陈常于康熙五十三(1714)、五十四年(1715)任两淮巡盐御史,代其二人偿还。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颀病故后,在康熙帝与李煦的直接干涉下,将曹寅之侄曹頔过继到曹寅名下,并袭江宁织造一职。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李陈常病死,康熙帝又特命李煦于是年及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任两淮巡盐御史,先后八任。两相对照,《虚白斋尺牍》所涉及的时间段,恰恰是李煦一生及曹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5. 《虚白斋尺牍》的编选原则及内容

成达可序言对姜煌编辑《虚白斋尺牍》的原则交代得很清楚:

公知交最广,肝肠最热,平昔往来酬答甚富。其介弟陶村四先生每见书草,辄不忍释手,欲选百十通久之。余拟其必择词之典雅藻丽、意之至正不浮者,以备览观,而陶村不然也。大约与山东亲串及雁行间有所关照者,无论事之鄙细、语之寻常与夫篇之长短而悉登之。此其意有甚深而情亦甚切,诚足尚已。

由此可见,《虚白斋尺牍》并非李煦尺牍的全部。而姜煌的编选原则也非仅仅“择词之典雅藻丽、意之至正不浮者,以备览观”,而是侧重选录“与山东亲串及雁行间有所关照者”,并且“无论事之鄙细、语之寻常与夫篇之长短而悉登之”。同时,成序也交代了姜煌这样做的目的:

陶村与竹村为同祖兄弟,以今视之,籍异满汉,姓分姜李,谓之曰一本同原,其谁知之?陶村之必于翰简中有联属者录之,要使百世下之子孙以见姜、李原属宗支,不致令疑者半、信者半,是殆敦笃天亲之至意欤!

《虚白斋尺牍》主要是李煦与亲友及官场人士的通信,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写给昌邑及在京兄弟、亲族的家书,这部分占有相当比重,仅写给其昌邑大堂弟姜焯的就有20篇、四堂弟姜煌的就

有9篇；二是致各级官员处理其亲族事务的函件，其中尤以致山东各级官员为多；三是为处理两淮盐务，致相关督抚司道官员的函件；四是李煦官场交往、应酬的函件。其中涉及的人物，除去京城、山东亲族以外，上到赫寿、阿山、郎廷极、于准、赵申乔、宋荦、刘殿衡等督抚大员，中到焦映汉、甘国璧、李灿、李陈常、张应诏、陈谦、王翼、孟寅生等司道府县官员，下到申樵元、茅方永、王易等幕僚、相士，共约140人，由此亦可见李煦交游之广泛。

二、《虚白斋尺牍》的价值

1. 对清代初年政治经济史研究的价值

李煦的职务并非中枢之职，但因为他与康熙帝的特殊关系及肩负的特殊任务，所以在康熙朝的政治地位就显得比较特别。虽然《虚白斋尺牍》仅仅是李煦尺牍的一小部分，但其诸多内容均能与《李煦奏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资料》等资料对读，有利于我们明了有关政治经济事件的原委。

在政治方面，《虚白斋尺牍》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江南歉收，李煦与曹寅等积极捐银买米平粜。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李煦有《与曹寅会奏捐银买米平粜折》：“前蒙圣恩江南平粜……今据运道李斯佺详称：两淮商人江楚吉、秦晋等……情愿于江西、湖广二处出米之处，卖盐买米，即照彼处价值载回平粜，以广我皇上好生之德……臣等与李斯佺亦捐出银二万两，往来买米平粜，以鼓励众心。”〔1〕又，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李煦有《平粜米不敢求利折》：“再，臣煦与前盐臣曹寅、盐法道李斯佺同捐银二万两，赴江西、湖广二省买米……而目下各处禁米出境，以故所买之米，尚未到来。”〔2〕《虚白斋尺牍》[36]《致江右郎抚军》、[37]《致湖北刘抚院》、[38]《致江苏于大中丞》，均为李煦为办理此次平粜事宜协调各方利益所作。

同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16]《致两江阿制军》，涉及康熙四十

〔1〕《李煦奏折》，第52—53页。

〔2〕《李煦奏折》，第60—61页。

年(1701)南巡费用的核销;[17]《致江苏于大中丞》,涉及康熙四十六年(1707)南巡前夕虎丘行宫的修建;[93]《致江苏张大中丞》,涉及江苏地丁税收改革;[106]《与清河涂令》,涉及江南漕运案件;[157]《又(寄徐州大弟)》则涉及当时的门房制度。

在经济方面,《虚白斋尺牍》涉及的内容主要针对两淮盐业。如约作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的[59]《致银台曹妹丈》:

昨晤于子老,云“淮安一府,徐州之丰、沛、萧、碭,扬州之宝应、泰州、兴化,四月以来,连朝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以致春花杂粮尽沉水底,已具折入告”等语。……吾两人蒿目时艰,每叹无术以休养商灶,今抚军既以民瘼上闻,而培植两淮商灶诚属一机会矣。老妹丈以被水误煎之故,缮疏奏闻,纵未必邀殊恩于格外,而停课几分,存为下纲带行,则两淮之喘息便可稍舒。此事抚军奏告于前,进言者即可无过,而望泽者又实可蒙恩。谨以鄙见密陈,伏惟钧裁。

检《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初一日《江宁织造曹寅奏农田歉收及盐引滞销折》^[1],当即遵李煦此札建议而上。结合《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十五日《曹寅奏陈敬传天谕并报雨水折》:

臣于本月拾一日已回至扬州,敬传天谕,皇恩浩荡。全淮商民人众闻之,咸一时环集,欢呼感泣,搏颡焚顶,叩谢天恩。俱云商等叠受殊恩,涓埃莫报,今复蒙旷典,从此商力已纾,课源可裕,惟有益相奋励,仰体圣主轸恤之至意而已。臣会同李煦现在具本上陈,臣不敢多奏。^[2]

可见,曹寅根据李煦建议所上奏折,最终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又如[1]《致安徽刘大中丞》、[3]《致湖南赵大中丞》、[5]《与两

[1]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69—71页。

[2] 易管:《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淮李运使》、[6]《致曹银台》、[7]《致桑漕院》、[8]《附致江苏宋大中丞》，均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李煦第一次巡盐上任之初，为商榷处理相关盐务问题而作；[19]《与淮安张太守》，涉及处理私盐案件；[30]《致刘大中丞》则涉及盐务主管官员贪纵事宜。

2. 对李煦及其家族研究的价值

《虚白斋尺牍》发现之前，李果所撰《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下简称《行状》)是我们了解李煦一生的重要依据。但《行状》过简，《虚白斋尺牍》中的许多内容成为《行状》的详细注脚。

如《行状》载：“巡抚公廉洁，以薄产授诸子，公悉让之诸弟……抚诸侄，恩意备至，振其乏困，资其膏火。”《虚白斋尺牍》[272]《寄京中诸弟》：

王瓜园地土系吾父所置产业，分授于三弟。不料三弟尽行售卖，竟不克保守尺寸之土。吾为先人遗产起见，又以坟莹在内，俱一一赎回。乃种作未几，而诸弟以不能糊口，有恳我情给者，向我借种者，吾念手足情分，全不与之计较，皆如所请。吾又以三弟承值陵上苦差，终岁辛勤劳瘁，其所生之子众多，无力赡养父亲。吾是以将王瓜园余剩之地以二顷八十亩给以壖二侄，以一顷三十六亩给以壖四侄。此中实有一片苦心在，诸弟自应曲体阿兄之情。乃或称出典他姓，稍迟回赎，或称无力回赎，向我索金，以致我有分授地土与两侄之名，而两侄卒未得有分授地土之实，仍奔驰数千里，向我啜泣。我若再向诸弟催促，恐诸弟反以我为不相体量，然在二侄、四侄又急不能待。吾不得已，命二侄赎回七弟典出之产，又以张五种地二顷拨与四侄，庶乎善全弟侄之间。但我王瓜园已无尺寸地土，从此以往，吾弟、吾侄再无容向望七之老人琐琐饶舌矣。

又，《行状》载：“而尤爱马，江亭坦腹，命圉人牵至相视，或望日夕。盖其高怀如此。”李煦不但自己搜购好的骡马，官场交际间也有人投其所好赠送佳骡良驹。《虚白斋尺牍》[180]《寄昌邑四弟》〔1〕、

〔1〕 本札：“闻南庞[逢]周家有一骡子，能日行数百里，吾弟去看得果好，即为我买来。”

[213]《复谢甘抚送骡》^{〔1〕}、[277]《答候选广文杨亲家》^{〔2〕}均涉及此内容。

同时,《虚白斋尺牍》还透漏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内容。如札[5]、[68]、[80]、[81]、[98]、[180]、[242]、[243]、[244]、[272]、[286]、[308],展示了李煦崇拜星象风水的一面。

对于风水星象之学,李煦可谓家有渊源,其父李士桢早年即笃好此学^{〔3〕}。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李煦第一次兼任巡盐御史上任前夕,两淮都转盐运使李灿预先为修整扬州盐院,“其房廊式样与门门户出入”^{〔4〕},李煦要预先计划布置;对于昌邑祖茔,李煦也请堪輿之人仔细查看^{〔5〕},并就其来龙缺陷兴工修整^{〔6〕}。约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其又将新得知的“祖茔培土之法”派专人告知昌邑四弟姜煌,令其“即行料理,万勿轻忽”^{〔7〕}。对于北京通州的先茔,他也颇费经营。约康熙五十二年(1713)夏,其三弟李炘妻去世,欲葬于通州王瓜园先茔,李煦写信叮嘱谆谆:

吾弟欲将弟妇棺柩葬于王瓜园祖、父墓旁。在北方风气,一家尊卑同葬一处,习俗相沿已久。若以风水而论,凡属佳地,少则一穴,多则两穴而止,万无寸寸有穴之理。兹吾祖、吾父既葬两穴,余皆无地可知。弟妇似应另图佳兆,不必拘拘葬在一处。如以无力之故,不得不然,则亥山已向非正南正北、正西正东可比,必至丁酉年方为大利,始可卜葬,若明岁,尚非大利之年。盖上有祖、父坟茔,一遇冲犯,神魄不安。下则各房人口约有百余丁,亦不便损伤。弟妇之柩且为停留,挨至丁酉年下葬,方为妥当。^{〔8〕}

〔1〕 本札:“承惠走骡,归途由此迅迈,感非言喻。”

〔2〕 本札:“又荷远惠良骑,使弟葵忱更为歉仄,拜嘉之下,诚感与愧进矣。”

〔3〕 《虚白斋尺牍》[308]《与开归道戴参政》。

〔4〕 《虚白斋尺牍》[5]《与两淮李运使》。

〔5〕 《虚白斋尺牍》[68]《与堪輿王易》。

〔6〕 《虚白斋尺牍》[80]《与莱州陈太守》、[81]《致登莱道甘副使》、[98]《寄旭陆四弟》。

〔7〕 《虚白斋尺牍》[180]《寄昌邑四弟》。

〔8〕 《虚白斋尺牍》[175]《寄都门三弟》。

约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李煦在家书与京中诸弟商量安排先茔祭扫事宜的同时,还不忘告诫:

再,诸弟住房逼近先人茔墓,正可时相守护,非如我之睽隔数千里,迢遥不能照看也。谁料诸弟不但不知守护,而且冒昧行事,不顾冲犯损伤,或于白虎头上造屋打墙,或于坟前高土擅动取泥,至今犹有坑陷。独不思我之父母,即诸弟之父母,岂我有损伤,而诸弟得以幸免乎?此后,坟之前后左右务须谨慎小心,且当刻刻守护,以保百年之坟。〔1〕

此后不久,在京诸弟拟将先茔改向,遭到李煦的坚决反对。〔2〕

对于风水、星占、相术,李煦不但自己笃信,并且还将之推荐给别人。《虚白斋尺牍》[242]《致索督推荐星卜》、[243]《致梁大中丞》、[244]《致广东武臬司》、[308]《与开归道戴参政》,均属此内容。

再,《虚白斋尺牍》还还原了李煦晚年左支右绌、上下交逼的处境。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李煦在致友人王煊的信中动情地说道:

夫以生平之良友,借五百金于巡盐之日,诚不为多。但弟之巡盐,与人之巡盐实有霄壤之分,不可同日而语。何也?人之巡盐得钱徒以肥己,弟之巡盐得钱惟以当差……逋负山高,索欠猬集,其谄谀诟詈之状,真令人不可向迳。又不得不曲为那应,少为点补。以故阿堵之物一入弟手,辄与红炉无异。囊空羞涩,向谁告语?人之巡盐以无银时为奇,弟之巡盐正以有银时为奇耳。伤哉!冲途劳吏,美缺穷员,知交其怜我乎?然犹曰络绎差使,龟勉支持。私债不清,宁有大害?夫弟所紧迫而切肤者,原不在是也。官库钱粮每年所欠积有数十万金,旦夕不能少宽。户部曰“据实启奏”,大人曰“立即题参”,则弟之身家危于累卵,转辗

〔1〕《虚白斋尺牍》[272]《寄京中诸弟》。

〔2〕《虚白斋尺牍》[286]《寄京中诸弟》。

思维,将来不知作何结束,而尚能念我良友乎?〔1〕

“冲途劳吏,美缺穷员”,可谓一语道破李煦风光外表下的无奈与窘迫。

至于李煦的亏空,除去历年官库积欠、家人不法,在京兄弟逼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札〔215〕、〔216〕、〔231〕、〔272〕、〔286〕、〔302〕等对此均有反映。

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李煦为停止诸弟月规、礼数而致信二叔李国屏:

侄从前所用坐京家人颇多不法,贻误大事。……今特遣马二、张存住两人经管诸事。但坐京责任既怕差使繁难,更恨诸弟逼勒。每年管事家人受各位爷们之索诈,应之则欢天喜地,不应则非打即骂,以致下人不敢违拗,而侄债负之重,实从此而来。此后侄归穷织造衙门,分厘无出,已严谕马二、张存住,诸弟月规、礼数一概停止,凡有非分之求,总不许擅应。〔2〕

又,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二月,李煦第七次兼任巡盐御史上任伊始,有信致京中诸弟:

我此番又到两淮,不是来做盐院,乃是奉旨着我来清完积欠钱粮,是与寻常来做盐院者竟有云泥之分矣。皇上洞悉从前五任盐差,不能清完积欠,皆由亲友需索、弟昆饕餮所致,故奏折批开“再以银钱馈送亲朋,分给兄弟,以致钱粮积欠不得补完,罪不容于死,决不饶恕”等谕。捧读之下,真真亡魂丧胆,手足无措。细思亲友尚有鉴原,窃恐弟昆未必体量。但我于诸弟,从前已经屡次帮扶,望七之阿兄业已尽同气之情矣。目下须各率儿子苦挣糊口,切不可以阿兄又在两淮妄生覬覦。如假我名色借贷,率领债主要我承认,或逼勒在京家人,强其同借,或私自借银入手,

〔1〕《虚白斋尺牍》〔78〕《复王子干》。

〔2〕《虚白斋尺牍》〔215〕《致家二叔爷》。

硬要管家担承，此番总是万万不能之事。望吾弟怜念老兄，不使积欠未完，丧我身命。设或再不体恤，不但我分文不应，亦不得不以实情启奏，凭皇上处分。惟是同父弟兄，何必至于此极？而共为体量，相好无尤，方属人伦之幸。设或积欠清结，竟不照看诸弟，此亦天地之所不容。果有脱然无累之时，必不以秦越相视。第此书词气激切，实以奉有严纶，区区身命未必保全，故大声疾呼于诸弟之前也。万望恕而怜之！〔1〕

对于诸位不肖之弟的胡作非为，六十二岁的李煦几乎是在跪地哀求了！

《虚白斋尺牍》中涉及李煦诸多亲族，除去其北京、昌邑本族外，还有北京的马桑额家族、龙氏家族，江南的贺家、唐家，昌邑的张志栋家族、黄在中家族、韩名汉家族，潍县的陈献悃家族，寿光的杨选裔家族，平度的张应翼家族等，这也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以李煦岳家昌邑韩氏为例。《行状》载：“娶韩氏，昌邑庠生晋卿韩公女。”而韩晋卿及其家族多年来一直不得其详。〔2〕依据《虚白斋尺牍》[89]、[202]、[236]、[264]、[298]、[320]等所提供的李煦内侄韩梦魁这一线索，结合《（乾隆）昌邑县志》卷五《选举·例贡监》：“韩梦魁，亮之子。初任嘉祥县教谕，改任江南江阴县丞，调任上元县，见任浙江武康县知县。”又：“韩亮，名汉之孙，历任常山县教谕。”则《尺牍》所谓“韩内兄”即韩梦魁之父韩亮，而韩亮为名汉之孙，韩晋卿就是名汉之子了。韩名汉〔3〕是昌邑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柳疃村（今昌邑市柳疃镇柳疃村）人。循此查对《（道光昌邑）韩氏族谱》〔4〕，多年疑窦豁然洞开。《族谱》载：

十世：魏，名汉长子，字晋卿。邑庠生，例赠文林郎。生于

〔1〕《虚白斋尺牍》[302]《致京中诸弟》。

〔2〕在不明了韩氏出身渊源之前，诸多学者利用《李煦奏折·代妻韩氏谢恩表》及李煦《行状》等有限记载，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皮述民先生《苏州李家与红楼梦》均有涉及。

〔3〕《（乾隆）昌邑县志》卷六《人物·文学》有传。

〔4〕〔清〕韩联栋主修：《（道光昌邑）韩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1843）抄本。